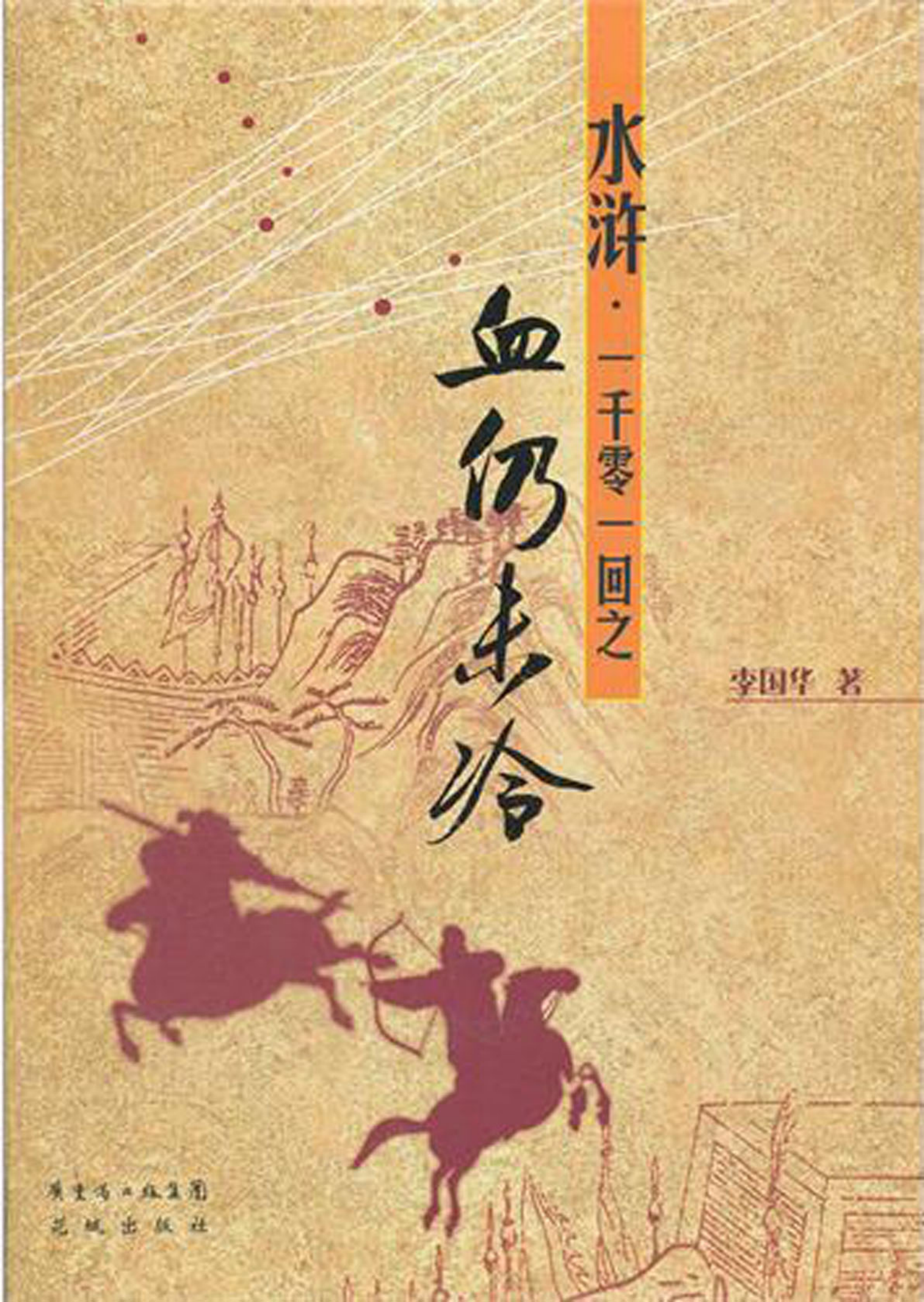
水浒·一千零一回之

血仍未冷

李国华 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水浒·一千零一回之血仍未冷 / 李国华著. -- 广州
: 花城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360-6354-9

Ⅰ. ①水… Ⅱ. ①李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0099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苏灿明
技术编辑：易　平
装帧设计：方　蕾

出版发行　花城出版社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
（广州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幢）
开　　本　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6开
印　　张　34.75　1插页
字　　数　　,000字
版　　次　2012年1月第1版　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印　　数　1－　,000册
定　　价　6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购书热线：020－37604658　37602954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http://www.fcph.com.cn

引首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
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
仙居云山，乐逸安宁。
龙戏珠水，痛快莫名。
铁血丹心，梦盼黎明。
巾帼侠义，终夺长情。
江山如画，醉描丹青。
无奸无佞，绝尘明镜。
云烟过眼，铅华洗尽。
独守清平、清平，恨清平！

疾风骤雨至，匆匆破檐空。雾霭重重罩，香风阵阵来。如饮玉琼浆，书生舒胸怀。
白云古寺现，金壁映霞彩。九龙泉中升，戏舞欲扑面。踉跄脸色白，将军显金身。
双枪擎地立，威武绝昆仑。恭敬如佛前，书生心开怀。手捧翠如意，金光道万千。
接与怀中抱，心喜不自胜。平地一声雷，神龙清风退。书生惊抬首，满目断壁垣。
南柯一梦逝，依稀黄粱香。手中沉沉物，如意犹安然。匆匆归故园，夜夜灯下赏。
台前笔飞舞，历历万千言。书生俯首读，泪下湿衣裳……

蹉跎岁月催华发，壮志未酬豪杰。金戈铁马扬威名，解甲归田日，孤舟垂钓时。清茶浊酒邀明月，洒脱野鹤闲云。两袖清风凌云志，王侯将相请，昂首亦等闲。

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天下大势也！然而，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皆人所为之，兴衰乃人性所定之！兴由善起，败由恶生，世道循环，生息不变也！



第一回

煞星现江湖



纷纷柳絮，片片鹅毛，朔风啸起，呼呼刺骨。苍茫天地，银装素裹，鸟绝苍穹，鱼潜江底。

“潮也去，潮也回，难得几度风雨雷；莫相知，莫相问，人间逍遥何所累……”

嘀的，嘀的，山野路上，驴蹄击地，打出串串梅花印。“酒，酒，酒，何处觅好酒？苦，苦，苦，芦静肚自空。”一位青巾布衣、面白须长学究倒骑于毛驴上，手摇酒葫芦不住叹息。

咔嘞、咔嘞、咔嘞，一辆马车从后飞驰而至，车上一名锦衣俊少年奋力挥鞭赶马，马车后四骑紧紧跟随。“让开，快让开。”赶马少年冲着学究离远喝道。学究把毛驴喝停于风雪中，捋须笑道：“送酒的来了，妙哉、妙哉。”

“吁、吁、吁……”俊少年急扯缰绳，“喂，老头，休得挡本少爷的路。”少年怒气冲冲。“不急，不急，本老头不急于赶路。”学究悠然而答。

“你让是不让？’少年举起马鞭。“让，让，老朽让，”学究摇了摇手中空葫芦道，“你若是给老头一葫芦酒，老朽就让你过去。不然……”“看来你是找死来了，好，本少爷成全你！”少年话毕，就要挥鞭抽打学究。

“靖哥哥，且慢动手。”车厢内传来一个清脆女儿声。车帘一卷，现出一位红装美少女。美少女躬身向学究作一揖道：“我等匆忙赶路，冲撞了大爷，请大爷见谅。车上暂无美酒，他日有缘，定请大爷吃个痛快。”

“哈、哈、哈，看来老朽打错算盘了，两位有请。”学究把手中缰绳往左边一带，让出径道。“驾！”俊少年挥鞭赶马。“后会有期！”美少女向学究挥手道。“哼，跟这种怪老头还后会有期，本少爷看还是后会无期的好！”俊少年不悦。美少女、学究闻之，不禁哈哈开怀大笑。

车马已过，学究拍了拍驴背上沉甸甸的黄布袋，向毛驴道：“伙计，这回可辛苦你了。走，咱俩去找个小酒家歇歇脚。”学究轻打驴背，小毛驴迈开四蹄向前跑。

转过一个山弯，前面停了一队车马。学究定眼望去，站在最前面的却是俊少年与美少女二人。美少女快步迎向前，道：“大爷，前方湖边有一处酒家，现已近午，请大爷同去喝上两杯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老朽求之不得，快走，快走。”学究喜出望外，拍驴往前冲。俊少年与美少女上了马车，与学究的小毛驴并排而走。

“大爷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美少女坐在车沿边问。“并无大名，老朽就叫吴用。”学究笑答。

“无用，无用，果然是个无用的老头。”俊少年插嘴道。“靖哥哥，你不得无礼。”美少女佯怒。“三娘妹妹休得生气，依本少爷慧眼所看，这老头就是个骗吃骗喝的老穷鬼。”俊少年自鸣得意道。

“你休要看扁他人。你可知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？”美少女向俊少年叫道。“姑娘莫生气，你的靖哥哥可是说对了，老朽真的是身无分文。”学究依旧若无其事道。

“你听，你听，妹妹，这回哥哥说得没错吧？这老头千真万确是个穷光蛋。”俊少年提高了嗓门。“你家里有钱，就可以瞧不起别人了？本姑娘不理你了。”美少女鼓起了粉腮。“妹妹别气，哥哥只不过说说而已。妹妹若是不爱听，哥哥不说就是。”俊少年急忙哄美少女。

看着两个年轻人闹别扭，学究坦然而笑。

风停了，雪止了，一间小酒店煞是冷清地依在冰雪覆盖的小湖边。众人下了车马，向小店门口走去。

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一个店小二，连滚带爬冲出小酒店的门槛，撞在众人面前。小二抬头见众人，两腿一软，跪在地上求道：“众位好汉救命啊，强盗要杀人啊。”俊少年一手扶起小二，喊道：“哪里有强盗？快告诉本少爷。”小二一听，如见救星，转身手指店内，道：“强盗就在里面。”俊少年提步迈进店门，众人尾随而进。

店里，桌椅碗筷撒了一地，一名粗布大汉正举起一坛酒牛饮，桌面放了口宝刀。“强盗，强盗在哪里？快给本少爷滚出来！”俊少年喝道。

小二躲在俊少年身后，指着粗布大汉叫道：“那厮就是强盗。”“嘭”的一声，粗布大汉把酒坛砸碎在地上，手拍胸膛狂叫：“大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是强盗。”众人放眼看去，只见粗布大汉身长八尺，虎背熊腰，脸上斗大一块青皮。

“你就是强盗，吃酒不付钱的强盗。”小二嚷道。“大爷现身无碎银，你若要酒钱，大爷把宝刀卖与你便是。”粗布大汉回话道。

“你那把破刀要价一百两黄金，不是明摆着要敲诈本店吗？”柜台后，掌柜探出了头。“这是大

爷祖传宝刀，就值一百两黄金，你等买不起大爷的宝刀，酒钱就先给大爷记下，哪天大爷飞黄腾达了，本息奉还。”粗布大汉扬了扬手中宝刀。

“无赖，真是个无赖，”俊少年手指粗布大汉道，“天下人人学你，王法何存？”

“唔？你是何人？”粗布大汉问。“打抱不平之人，也是专拿你这种无赖之人。”俊少年拔出了宝剑。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粗布大汉大笑道，“乳臭未干，竟敢口出狂言，有胆的放马过来，本大爷倒要看看你这小子有啥本事来抓大爷。”



俊少年闻之，大怒，挺剑直取粗布大汉，美少女想拦，已来不及。剑气刺向粗布大汉胸膛，粗布大汉依旧狂笑，笑声之中，闪出一缕寒光。“咣”的一声响，长剑已被削作两断。俊少年手握断剑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靖哥哥，让开。”美少女抽出两口日月神刀挡在俊少年面前，与粗布大汉战成一团，家丁拥上前把俊少年护下。美少女舞动双刀直如风飘玉屑，雪撒琼花，万般寒光狂袭粗布大汉；粗布大汉却不闪躲，如泰山般稳立，宝刀闪电劈出，尽掩日月神刀之锋芒。日月神刀纵是万千变化，却也近粗布大汉不得，伤不得其半根毫毛。店内众人高声为美少女喝彩，恨不得立擒粗布大汉。

学究在旁抚须微笑：“千里相会，何苦刀枪相见？”一张长凳飞出，袭向两人。美少女与粗布大汉急闪，跳出圈外。

众人望向吴用，学究对粗布大汉拱手笑道：“兄弟真是好身手，手上宝刀所值何止百两黄金，不知兄弟可愿卖与老朽否？”粗布大汉抱刀入怀，斜眼相视，哈哈大笑：“这位老哥想是要耍弄兄弟，你身上若有百金，本大爷的宝刀愿拱手相送。”

学究亦大笑：“兄弟若是爽快之人，就一言为定。”口中吹出一声口哨，门外传来蹄声，一只毛驴驮着黄布袋走入小酒店内。众人望着毛驴忍俊不禁，粗布大汉干笑数声走向毛驴：“老哥，你的破毛驴就算把骨头卖了也不值十两银子。”“嘿，老弟，你看走眼了，这毛驴驮的何止百两黄金。”吴用毫不动气。

“好，就让本大爷看它驮的是啥。”粗布大汉手一抖，一道寒光向毛驴扑去。“咣”的一声，宝刀把黄布袋切开大口，斗大的金元宝哗啦哗啦撒了一地。大伙看着金灿灿的金元宝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老弟，怎样，服了吧？”学究对粗布大汉笑了笑。“这……”粗布大汉无言以对，说声“后会有期！”猛一转身冲出店外，消失在茫茫雪野之中。

“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望老大哥包涵则个。”俊少年满脸通红，拱手向学究赔礼道歉。美少女与四个家丁把满地的金元宝塞回布袋中。

“想不到小哥如此仗义，小妹刀法如此精妙绝伦，老朽也颇为敬佩，今日相逢，却是有缘，老朽请两位痛饮几杯。”学究微笑道。少年、少女高兴，与学究围桌而坐，掌柜和小二端出好酒好菜招呼众人。

酒过三巡，俊少年举杯再敬学究，道："老哥，你孤身一人带如此多的金元宝上路，难道不怕强人发难？"学究把酒一口喝尽，拍了拍头说："小老弟，你看老哥的头还在吗？"

"在。"俊少年应道。

"有它在，金元宝是不会跑掉的。"学究慢慢放下酒杯。俊少年再次把酒满上，问："这么多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，老哥又要送到哪里去？"

"靖哥哥，酒喝多了，咱们还是启程吧。"美少女打断道。"三娘妹妹，你别忙插嘴，哥哥好想知道老哥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金子。"俊少年有点烦躁。"你真的想知道？"学究捋须笑道。

"当然想知道，只怕老哥不肯实话相告。"

"但说何妨？只是老哥说出来，两位未必相信。"学究停顿了一下。"快说，快说，本少爷已经耐不住了。"俊少年竖起了耳朵。学究浅笑一下，道："两位可曾听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、宝贝、玩器送与东京丈人蔡太师庆贺生辰？""听说，早就听说了，只不过半路给强人所掠，生辰纲不知去向。"俊少年接道。

"不知去向？哈、哈、哈……"学究颇为得意道，"老哥的金元宝可不是蔡太师所要之物？""啊？！"少年、少女张大嘴，深吸一口冷气。学究笑看两人，付与小二碎银，背上酒葫芦，搭上黄布袋，骑上毛驴，扬长而去。俊少年、美少女无语，上了马车，领着家丁策马尾随而行。

风渐渐又刮了起来，地上碎雪乱飞，直要把毛驴耳朵打蔫下去。北方飘来大片浮云，密密麻麻，遮蔽半边天。"不得了，"学究猛吞一口酒，"今儿可是在劫难逃矣。"

呼，呼，呼，一阵阵怪风迎面扑来，风里透着重重血腥气味，毛驴突然呜呜乱叫，四蹄乱踢，扭头要逃。"吁、吁、吁……"学究猛拽缰绳，驴儿就是不顺从，奋蹄就跑，向着俊少年车队狂撞过去。

"停，好不听话的小毛驴。"美少女飞身跃起，半空中一手扯紧缰绳，双脚落地之时，任凭驴儿怎样使劲也动弹不得。学究惊出一身冷汗，抱拳正要道谢，身后由远而近传来"啊、啊、啊……"的呼叫声，极为凄厉。

众人惊慌，纷纷抽出宝刀、长剑围作一团。狂叫之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众人大气不敢出，紧握手中刀剑，目视前方。

"啊、啊、啊……"狂叫声中，闪出一个披头散发汉子，身上衣物破碎，血污满身，血红两眼透着凶狠的寒光，手中双枪痴舞，脚步浮乱。

"鬼，鬼，是恶鬼。"俊少年吓得口不择言。众人心怯，往后退步。"他不是鬼，"学究叫道，"此人中邪，迷失了本性。"说完，竟迈步迎向前去。

"杀，我要杀了你！"疯汉子狂奔而至，左手一送，一杆铁枪没入学究胸膛。"啊！"的一声惨叫，学究扑倒在雪地之中。"你……"疯汉子手指俊少年，右手的铁枪如离弦之箭，直飞而去。

"让开！"美少女一掌推开了俊少年，铁枪穿进美少女右肩。

“杀、杀、杀……”疯汉子飞身扑过来。“本姑娘与你同归于尽！”美少女拔出右肩的铁枪，向疯汉子迎面刺去。疯汉子左前胸中枪，倒在雪地上不能动弹。美少女一个前扑，亦倒地不起。

“三娘、三娘……”俊少年悲痛欲绝，众家丁匆忙上前要扶美少女。

一阵寒风掠过，驴头、马头、人头各自搬家，血溅一地。阴森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，万分恐怖。雪随风飘，一层一层撒落在众人身上……

“啊，这……这是何地？”美少女慢慢睁开了眼，雕梁红柱、明灯碧瓦映在眼前。“女施主，你可醒来了。”身旁一个小道士松了一口气，道，“我家师傅说施主若熬不过今日，恐要与其他五位施主一块入土了。”

“靖哥哥！我的靖哥哥呢？”美少女急哭了。“是位穿锦袍的少年施主吗？”小道士问。“正是，他人在哪里？”美少女顾不上伤口疼痛，拼命爬起来。小道士把手往边上一指，头垂了下来。

美少女扭头望去，墙边停了五具白布覆盖的尸体。“靖哥哥！”美少女泪流满面，跌跌撞撞扑向白布，把白布掀起。欧阳靖再也睁不开眼睛，美少女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，从粉颊上滴坠而下。

“施主，你要的铁枪找到了。”另一个小道士手执双铁枪跑入殿堂内，走近披头散发的汉子，递过双枪。

“是你！”美少女认出了刺她一铁枪的疯汉子，“是你杀了我的靖哥哥。”美少女咬牙切齿，握起粉拳直扑双枪汉子。双枪汉子由她的粉拳砸在头上，打在身上，竟不还手。“还我靖哥哥，还我靖哥哥……”美少女边打边喊。

“无量天尊，女施主请住手。”一位长须花白的管事道长与学究悄无声息站在了美少女身后。“是他杀了我的靖哥哥，是他！”美少女粉拳抡个不停。

“小妹，杀你靖哥哥的不是他。”学究伸手挡住了美少女。“就是他，就是他，”美少女手指双枪汉子，“我要他给靖哥哥偿命，赔我靖哥哥。”

“无量天尊，我观住持长风道长有请，女施主请随我来。”管事道长长袍一带，美少女劲力全消，身不由己，竟随其同往。

管事道长领着美少女与学究走进厢房，但见一位白发银须老道士闭目盘坐于蒲团之上。管事道长躬身行礼，道：“掌门师叔，两位施主已带到。”长风道长微睁两眼，点了点头，管事道长转身离去。

“无量天尊，两位施主请上坐，”长风道长轻摆拂尘，“两位施主从鬼门关转了回来，却是与我道观有缘。”“此话怎讲？”学究打了个揖首。

“两位施主可遇见持双枪之人？”长风道长慢慢闭上了双目。“此贼杀了我的靖哥哥。”美少女怒气难消。“女施主错矣，”道长轻摇其头，“他可是你等二人的救命恩人。”

“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”美少女岂肯相信。

“两位施主可知数位死者被何利器所害？”长风道长问。“老朽若是没看走眼的话，凶徒用的是

一把宝刀，削铁如泥的宝刀！”学究手捋长须。长风道长猛打开眼，道：“好眼力！施主不愧是江湖行走之人也。只不过此回恶徒用的是一把剑，名为青钅工剑，乃本观镇山之宝。”

“老朽冒昧一问，此剑可是蜀国上将赵子龙的青钅工剑？”学究急问。

“正是此神器！”长风道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，“此剑削金断玉，如出无物，且剑刀可互化，剑可转为刀，刀亦可转为剑，入此境界，一人之力可化为两人合体，功力数倍上升，无人能敌。前夜，一名恶徒潜入山门，夺我青钅工神剑，我观弟子以力相搏，死伤数十。得宿观东平府董将军奋力相助，与恶徒缠战一昼夜，可惜董平将军力竭走火入魔，误伤施主二人，恶徒砍杀另五位施主与驴、马，逃去无踪。”

“凶徒是何人？快告与奴家，让奴家杀此恶棍为靖哥哥报仇雪恨。”美少女咬破红唇，直冒鲜血。“女施主他日遇见手中拿此宝剑者，则为伤天害理之凶徒，”长风道长嘴唇轻动，“青钅工神剑乃我清风观镇山之宝，只是本观人单力薄，凭己之力恐难取回此剑。今贫道斗胆请施主助本观成全此事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美少女斩钉截铁道：“只要能杀此恶贼，奴家万死不辞。”长风道长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转问学究：“先生可愿助贫道否？”

学究拱手道：“老朽乃山野之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恐有负道长重托。”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长风道长长笑不止，“手无缚鸡之力？先生何其谦逊。”笑声停，连拍两下手掌。

门外走进两个小道童，抬着黄布袋来到学究跟前。长风道长笑问：“此可是先生随身之物？”“正是，不知道长有何指教？”学究笑着回话。

“‘指教’二字岂敢当，”长风道长接着道，“先生一人携数百金于江湖行走，而视之如无物，由此可见，先生绝非等闲之辈。”学究一怔，欠身道：“道长眼力透人，老朽佩服。只是贵观之神器，威力无比，如何能破？”

“快，”长风道长脱口而出，“唯一个‘快’字可以与之敌。此物虽敝观镇山之宝，却终归白云之间，你等下山，觅得其影踪，可南送荒夷之地，可保世间太平。”学究与美少女点头称是。

两人告辞，学究要送黄布袋与长风道长。长风道长仰天大笑：“此乃身外之物，于贫道有何用？”不纳。

两人退出厢房，长风道长脸带残笑，闭目，倾倒下，小道童大哭……

第二回

龙 震 怒



“臭卖刀的，起来，起来。”一大清早，汴京城大街角落里传来泼皮牛二的破骂声。“起来啊，大爷有钱了，今儿来买你的破刀。”牛二一脚踢在青面汉身上。

牛二的叫声引来不少好事之人，青面汉慢慢转过身来，半睁开蒙眬眼，见是牛二，冷冷道：“大爷的宝刀不卖与你这等破烂！”随即紧抱宝刀，又合上了睡眼。

“他妈的，大爷买你的破刀，是给你十八代祖宗的面子。不识相的，快爬起来领大爷的赏银，从今以后，这口刀归老子了！”牛二一边叫，一边跺向青面汉。青面汉翻身站立，正眼不看牛二，宝刀依旧揣在怀里。

“五两银子，拿好，你这口破刀也该跟大爷姓牛了。”牛二摸出碎银捏在手里，得意洋洋。“滚开！”青面汉一手把牛二推开三步远，“凭你这无赖也配碰大爷的宝刀？呸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，敢跟老子动粗？好得很，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孙子。”牛二说着一拳抡向青面汉。青面汉把手一抬，拿住了牛二的拳头。“哎哟，快放手，痛死大爷了。”牛二杀猪般叫嚷。

青面汉顺手一带，牛二收不住脚步，跌了个狗吃屎。街坊看得有趣，哄的一下笑了起来。摔倒在地上的牛二这回可真急了，眼珠子四处瞅。哎，墙边靠了根木棍，牛二也不多想，抓起木棍使劲向青面汉头上砸去。青面汉也不闪躲，右手一伸，手掌迎着木棍一抓，顺势一攥，木棍已握在手上。

牛二惊呆了，眼珠子直挺挺望着青面汉，心里叫苦：这家伙真有两下子。青面汉用木棍点了两下牛二的头，道：“还来吗？”“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大爷还得回家抱孩子，不奉陪了。”牛二说着拔腿就溜，大伙鼓掌大笑。青面汉也不理众人，把木棍一甩，依旧抱刀蜷在墙角入睡。

咣、咣、咣，大街远处传来阵阵开道锣声。“让开、让开……”大队人马护着一台八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。“高衙内来啦，快逃啊！”街上老百姓急忙四处躲避，青面汉独自立于大街中央。

“让开，你这厮找死，敢挡衙内的道？”衙役怒喝。青面汉怀抱宝刀，垂着长发道：“洒家要见你家衙内大人。”

“你说见就见？你当自己是天王老子不成？”衙役根本没把青面汉放在眼里，“吃老子一鞭。”“啪”的一下，皮鞭重重打在青面汉身上。青面汉并不躲闪，任由衙役皮鞭抽打。

“谁在捣乱？”衙役身后传来一声吼。衙役回头见是管家富安，忙弯腰抱拳回话：“富爷，是个不怕死的臭要饭。”富安瞅了瞅青面汉，问：“你是何人？何事挡我家衙内的道？”

“小人杨志，人称青面兽，家有一口祖传宝刀，特来卖与高衙内出力。”青面汉依旧纹丝不动站立。

“谁人不怕死，竟敢挡本将军的道？！”天上落下一个响雷，黑铁塔般的大将军策一匹卷毛赤兔马，手提狼牙大棒，护着八人大轿缓缓而来。“是个卖破刀不要命的狂徒。”富安提了提嗓子。大将军居高临下望着青面兽杨志：“兄弟，把你手中的宝贝亮一亮，如何？”

“嚓！”一道寒光从刀鞘喷射而出。“好刀！难得一见的宝刀。”大将军猛叫一声，竖起大拇指。

“可以用来杀人吗？”大轿里传出高衙内的声音。“此刀不杀无名小辈！”杨志拱手回话。“那此刀可杀何人？”高衙内颇感兴趣。杨志扬手上指：“大将军！”

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大将军捧腹大笑。

“呸！”富安大怒，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大将军是你能杀的吗？你若有胆，就给大爷我来上一刀。”“你的头配不上这口宝刀。”杨志把头扭向一边。

“你小子胆敢小看我富安？”富安火冒三丈，“今儿你不砍下富安之头，你就是乌龟王八。”“这位兄弟，你若真有这个胆量，不妨砍一刀给本衙内开个眼界。”高衙内在大轿里发话。“遵命！”二字尚未完了，富安的人头已飞出数丈开外。

众衙役大惊，纷纷拔刀围住杨志。“你等休得无礼，此兄弟确是非常之人，今后就跟随本衙内左右。”大轿里传出话。青面兽杨志拜谢，收刀随大轿而去。

御书房内紫檀青烟轻飘，屋外杨柳低垂，蝉声阵阵。“皇上，高太尉领李真人在御书房外静候多时。”左公公轻呼道君皇帝。“传真人入内见驾。”伏在案台上的道君皇帝微微抬头，睁开了睡眼。“领旨。”左公公轻手轻脚走出御书房。

不多时，左公公带一位峨冠紫袍白须老道士迈入御书房。白须老道轻作一揖，道：“贫道拜见皇上。”“喔，你便是李真人？”道君皇帝满脸的不高兴，“见朕为何不下跪？”“贫道本乃方外之人，不受皇恩，不问世事。高太尉仗军威挟贫道至此，非贫道所愿也。”老道士不卑不亢回话。

“此非太尉之过，朕素闻真人乃世外之高人，故有此请。”道君皇帝甩了甩衣袖，走出案台道，“朕有三问，不知真人可否回答？”“皇上聪明绝世，难得有不明之事，贫道愿闻其详。”李真人轻捋长须，泰然答道。

“你乃道家，释迦乃佛家，请问真人，两家谁为正宗？”道君皇帝轻踱其步，缓缓道出。李真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佛家为正宗。”

道君皇帝一怔，止步，回顾真人，道：“朕可否长生不老？”真人收其笑声，手指道君皇帝与自己道：“皇上与贫道之间有一人可以长生不老。”“此话怎讲？”道君皇帝追问。

“贫道可授皇上长生不老之术，只是……”李真人停了捋长须，也停了话。“真人有何言，不

妨直说。”道君皇帝目光紧盯真人不放。真人含笑道：“只是皇上须用皇位与贫道相换。”“这……”道君皇帝一时语塞。

“朕还有一事相问，”道君皇帝双手反在身后，又踱起了步，“朕的皇位可否保千秋万代相传？”

“皇上与汉祖、唐宗相比，谁占上风？”李真人反问。“朕难与前两帝一比。”道君皇帝长叹一口气。

“汉祖、唐宗虽有雄才大略，其后人却四海飘零，亡命天涯，不知所终，”真人双目微含泪光，“贫道便是唐宗之后。”

“啊？那……”道君皇帝急转身，却苦寻不见李真人的身影。道君皇帝冲出御书房门，只见左公公与高俅垂手立于门外。“可否见李真人出门？”道君皇帝问。“没见其人，李真人不正与皇上对话吗？”左公公与高俅甚惊。

“嗯……果是高人！”道君皇帝自言自语。

“一杯一杯复一杯，千杯万杯浮生醉。不闻渔歌江上飘，但见桂树散银光。”明月天上照，凉风细细拂，愁肠千万断，江山心中留。道君皇帝手挽酒壶，仰望圆月。

“皇上，子夜已近，龙体珍重。”左公公低声而言。“朕心烦，明早公公与朕一同出宫，且去民间走一遭。”道君皇帝轻启金口。

“皇上若要出宫，奴才愿请呼延将军一同前往，不知圣意如何？”左公公恭敬回话。“朕已遣呼延将军南下，”道君皇帝闭上龙目，“备好车马，领侍卫二人，你与朕卯时微服出宫。”“遵旨。”左公公转身退去。

清凉之晨，马蹄疾飞，一路西走，阡陌桑田，尽现眼前。龙颜大悦，欢声笑语伴车前行，午歇酒家，好酒好肉放肚吃下。好一阵工夫，酒醉饭饱，众人扶道君皇帝上马车，倦意袭来，道君皇帝坠入甜甜梦乡。

西行几日，但见沿途村落鸡犬相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道君皇帝心情舒畅，与众人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。“皇上已离宫数日，百官定必急盼龙颜。”左公公在旁提醒。“你等不必多虑，前方便是兴隆县，乃大军屯田之重地，朕已数年不往，今日朕非得前去探察一番不可。”道君皇帝脸露微笑。

晌午时分，车马驶进兴隆县。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，却见不到一个军兵，田地里水稻枯黄矮小，弱不禁风，倒是野草枝叶繁茂，足足高出水稻一头，笑傲田野。几道深沟爬上道君皇帝额头，皇帝脸上无光，不住摇头。左公公道：“皇上，已是午时，我等找个村庄停歇半刻如何？”道君皇帝沉默不语。左公公吩咐车夫道：“小哥，速速前行，找个小店给皇上歇息一会。”车夫诺，加鞭策马，车后卷起一路尘土。

前方不远处有座大树林，里面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马车驶进大树林，见林子里聚了数百宋军兵卒打扮之人，十数人围成一圈狂赌骰子，叫喊声、吵闹声一浪接一浪不绝于耳。道君皇帝叫

停马车，逐个赌摊子转过去，众赌徒十有八九赤膊上阵，忘情吆喝，面红耳赤。

道君皇帝最后走进草亭子，亭子里挂了一面铜锣。道君皇帝提木槌便敲，“咣、咣、咣……”众人停下骰子，望向道君皇帝。道君皇帝手一举，亮出金灿灿的一锭十两金元宝，众赌徒盯着金元宝，个个两眼发光。

道君皇帝高声道：“我欲与大伙一赌，你等若赢了，这金元宝便送与你等。”众赌徒大声欢呼叫好。“且慢！”一个满身横肉，脸上留有一道刀疤的家伙闯入草亭，大摇大摆走近道君皇帝，“我等若输了，不知这位大官人想要点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要什么，”道君皇帝笑了笑，“在下只想要大伙的项上人头！”“啊？”众赌徒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“爽快！”刀疤汉哈哈大笑，“本大爷就与你一赌，分个高低！大官人要如何个赌法？”

“这里有两只骰子，你我每人一只，看谁扔得远，扔得远者为赢。”道君皇帝递给刀疤汉一只骰子。

“好！看我先扔。”刀疤汉奋力一掷，骰子直飞出三十步外。众赌徒欢声雷动，大声喝彩。“轮到大官人了。”刀疤汉拍了拍手，脸上露出得意之色。

“你等认输吧！”道君皇帝把骰子与一石块用手帕包在一起，挥手一抛，手帕已飞出百步之遥。

“他出诈术，不能算数！重扔！”亭子外众赌徒群情汹涌，不约而同围向亭子。“兄弟们静一静！”刀疤汉扯开喉咙嚷道，“扔骰子却是这位大官人赢了！但人头还得留在我等兄弟头上，这十两一锭的金元宝还得归我等兄弟所有！”众赌徒闻之皆喜出望外，同声叫好。

“你等乃言而无信之徒！”左公公手指刀疤汉大骂。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刀疤汉狂笑，“你等也不打听打听，本大爷姓张名应雷，乃兵马总管金成英的结拜兄弟，兴隆县是我两兄弟的地盘。你等不知死活，却来与本大爷打赌，今儿大爷心情好，放下金元宝，本大爷放你等一条生路。”

“你、你……”左公公满腔怒火，却是发不出来。

“我等走！”道君皇帝放下金元宝，大步迈出草亭，左公公等人急忙跟上。身后传来众赌徒阵阵嘲笑声。

夜歇小客栈，道君皇帝滴酒不沾，呆坐在坑上一言不发。“皇上，请用膳，保重龙体要紧啊！”左公公轻声劝道。道君皇帝摇了摇头。“皇上，我等明儿一早回汴京，如何？”左公公试探着问。“明早继续赶路！”道君皇帝倒头就睡。

次日早，道君皇帝连吃两碗稀粥，左公公高兴得两嘴合不拢。车马前行，一路奔波，午时已至兴隆县城。县城里车水马龙，市井繁荣，百业兴旺，好一番太平景象。道君皇帝满心欢喜，领众人上了春风楼，店小二让众人占了窗边雅座，端来好酒好菜供众人享用。

“咣”的一声，一茶杯摔在地上粉碎，众人回头望向后桌，一位青衣官人站起身怒道：“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大人任人唯亲，徇私枉法，所荐之人，陆某难以任用。”说罢，长袖一摆，大步走下楼去。

青衣官人同桌另有两人，一着白衣，一着绿衣。绿衣人忍耐不住，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姐夫，这厮如此无礼胆大，竟不把你堂堂知府大人放在眼里，这还了得。姐夫，这厮不除难平小弟心中恶气。”白衣人脸露笑意，左手轻压，道：“兄弟小声点，莫急，本府自有应对的法子，不用三天，本府定让兄弟来当兴隆县的知县。”绿衣人受宠若惊，连忙下拜：“谢姐夫，谢姐夫……”

白衣人把碎银递与小二，小二摇头摆手不接，白衣人也不勉强，把碎银放回怀里，与绿衣人一同下楼而去。道君皇帝让左公公取出一锭纹银，叫来小二问：“此三人是何等人物？”小二见一个硕大银锭摆在桌面，连忙满脸堆笑道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这三人大有来头。青衣大官人正是本县县令陆天俊，穿白衣的是本地知府大人张鸣珂，穿绿衣的是知府大人小舅康捷。”

“喔？”道君皇帝暗吃一惊，道，“他等三人为何事而吵？”“客官小声点，”小二把嘴靠近道君皇帝耳边道，“本县县令陆天俊虽然治理有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却是不懂人情世故。知府大人张鸣珂再三托其安排小舅一个肥缺，陆天俊愣如木头就是不答应。依小人看来，陆天俊在此地恁是呆不久了。”

道君皇帝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把纹银送与小二，小二狂喜不已，再三道谢而去。道君皇帝离了春风楼，无心游玩，与众人到兴隆客栈下榻。

清早，兴隆客栈里人声嘈杂，有人高声大叫：“不得了，县令陆大人在衙门内上吊了！”

“皇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”左公公带着侍卫冲进门。“何事慌张？”道君皇帝淡淡然问。“昨日在春风楼见的那位县令陆天俊大人，今早被发现在衙门里上吊断气了，”左公公上气不接下气说道，“里面恐有文章。”

“哪里来的这么多文章？”道君皇帝脸色阴沉，“恶有恶报，终有一日会报的！你等快去准备，随朕启程。”

车马一路不停，次日进入阳平县。偌大一个县城，街上店铺关门的关门，破败的破败，甚是凄凉冷清。车马在阳平县城内畅通无阻，一路走到县衙门外。此处倒是热闹，很多木匠、工匠进进出出，忙于修葺粮仓。“皇上，此处县衙大兴土木修建粮仓，定为夏粮丰收而备之，此县令有未雨绸缪之远见。”左公公赞叹道。“哼，未必！”道君皇帝冷笑道，“民旺则财旺，民衰则财散！此县未能聚民，以至百业凋零，本地县令恐为我大宋一硕鼠。”左公公闻之，无言以对。

出了县城门，官道前有一位老汉牵瘦牛慢慢而行。道君皇帝令车马跟上，与瘦牛同行。老汉瞧了瞧道君皇帝问：“大官人是要问路否？”“既是问路，也是问人，再而问天。”道君皇帝笑答。老汉皱起了眉头，问：“大官人此是何意？”道君皇帝含笑反问：“老哥从何而来？去向何方？”

“唉！”老汉长叹一口气，道，“大官人有所不知，老汉本欲牵此牛上县城卖掉，结些盘缠，与老伴一同前去兴隆县投靠亲戚。不想此瘦牛没人看得上，只好带回村里去。”

“本地县令为官如何？”道君皇帝问。“贪官！十足的贪官！本县之民皆为此贪官所苦，不少百姓为躲其苛捐杂税，背井离乡逃往别处。兴隆县令陆大人爱民如子，秉公执法，深得民心，本县

之民十有八九迁去兴隆县。”老汉道。

“本县县衙大兴土木修葺粮仓，这是为何？”道君皇帝再问。“修葺粮仓为假，骗取官家钱粮为真。”老汉愤愤不平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道君皇帝追问。“本县县令庞毅与知府张鸣珂乃一丘之貉，庞毅假借修葺粮仓诈得官银五千两，其中四千两却进了县令庞毅与知府张鸣珂口袋之中。此事在阳平县早已流传开来。”

道君皇帝摇了摇头接着问：“本县百姓对朝廷如何议论？”“当今圣上如何知道民间疾苦？如今贪官多如牛毛，只盼世上多有几个兴隆县陆大人这样的好官，百姓才有一口安稳饭吃。”老汉无奈地说。

“前面便是我庄。”老汉手指前方。不远处一小片村庄，村前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，树下倒是清凉，一位老学究手提紫砂茶壶静躺于安乐椅上，乐得其闲。老汉牵瘦牛进了小村庄，道君皇帝领众人到树荫底下避凉，左公公无意间挡在了老学究的安乐椅前。

“哪里来的闲人？”老学究斜眼望着众人，语带轻蔑问。“我等来自汴京。”左公公不服气地答道。“来自汴京又如何？不管是何人，到此地者都须先与老朽打个招呼。”老学究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神色。“你是何人？口气竟如此之大。”左公公反问道。“高高在上之人，”老学究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，“本地县令庞毅与知府张鸣珂大人皆是老朽的高徒。”

“高？高在何处？”道君皇帝插话。“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君臣之礼无所不晓。”老学究转头望了道君皇帝一眼。“也不见得就有多高。”道君皇帝冷冷道。“哼，狂妄无知小辈，今儿让你领教领教老朽的厉害。老朽有三问，你等若是答不出，快快滚回汴京去。”“倒要领教！”道君皇帝眼望远处青山。

“第一问，天下是先有鸡后有蛋，还是先有蛋后有鸡？”老学究睁大一对三角眼紧盯着道君皇帝。“鸡蛋、鸡蛋，鸡在前，蛋在后，有鸡自然会有蛋，你若把鸡全杀光了，蛋却不能自然而然变为鸡。”道君皇帝不屑道。

老学究的脸渐渐变红，急道：“第二问，你的妻子与母亲同时落水，你是先救妻子，还是先救母亲？”“当先救母亲！”道君皇帝斩钉截铁道，“人之生命皆由父母所授，故先救母亲。”“你愿亲眼看着你的妻子沉入水底？”老学究冷冷地问。“我的妻子由我儿子救，”道君皇帝补充说道，“我儿子的妻子由我的孙子救，由此推之，我的母亲、妻子亲人皆有人可救之。”

“歪理！”老学究涨红了脸。“如此浅薄之问如何难我？！”道君皇帝正眼不看老学究。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老学究手指道君皇帝，“好，再问一题，天下之大，谁为最大？”

道君皇帝用大拇指指向自己，道：“老子最大！”“无耻！卑鄙！”老学究破口大骂，“无知狂妄之徒，恁是这般自大，真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！竟敢在老朽面前口出狂言。”道君皇帝虽有肚量，却怎忍得此骂，不禁勃然大怒：“村野老匹夫，狗眼看人低！尽教出祸国殃民之贪官污吏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老学究气得满脸通红，浑身发抖，右手一挥，紫砂茶壶打在道君皇帝

身上，茶水洒了一身。左公公与侍卫大惊，道君皇帝话也不说，头也不回，径直上车。“天理何在？世上竟有如此狂徒……”老学究追赶在车后，破口大骂不止。

道君皇帝靠在车上，但觉血脉贲张，气闷难舒，呆呆望着窗外片刻，合上两目。迷糊中醒来，皇帝浑身发热，茶饭不思，左公公慌了手脚，雇一名郎中随车而行，日夜兼程赶回汴京城。

第三回

宋江之死

道君皇帝一病不起，宫中太医急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苦思万千良方，终不堪用。朝中大臣皆难见龙颜，久而久之，竟各怀鬼胎，疏于职守，怠慢朝政。

一日，高衙内带其爪牙四处闲逛，无意间撞入五岳楼，却见一位美貌少妇虔诚上香，礼拜如来。高衙内邪心狂跳，快走几步，挡在少妇身前，一对三角眼上下打量不停，怪笑不止。少妇惊恐万分，转身要走。爪牙一拥而上，堵在门前，高衙内伸开双臂，扑上前放肆道：“娘子哪里逃？”

少妇急得脸红耳热，边躲边叫：“官人救命！官人救命！”五岳楼内大乱，香客、小沙弥四处逃避，高衙内咧嘴大笑：“娘子已成笼中之鸟，池中之鱼，折腾何用？今儿便随本衙内回府，享尽人间富贵。”

少妇无路可走，一手拔下头簪，直指高衙内，正气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等淫贼倒不怕天谴？！”“美人一怒，倒增三分姿色，”高衙内步步紧逼，“若尝得娘子朱唇，便是立上黄泉之路也乐意。”

“呸！”少妇侧目道，“无耻淫贼！待我夫君一到，立取你的狗命！”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高衙内大笑道，“我乃本朝高太尉之子，谁敢动本衙内一根毫毛？”

“我！”五岳楼外平地响起一声雷。众爪牙一片惨叫，拳打脚踢中被扫得七零八落，门外冲进三位大汉，为首者正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，左边玉麒麟卢俊义，右边浪子燕青。“夫君！”倩娘一头扑入豹子头怀中。林冲护着娇妻，道：“娘子莫惊！看林冲如何把这畜生的皮生剥下来！”

“林冲，原来是你！”衙内高声叫嚣，“我父乃本朝太尉，你奈何不了本衙内。”“我杀了你这条狗！”林冲飞起一脚，把高衙内狠狠踹倒在地上。

“林冲，你……你反了！”高衙内趴在地上，满嘴鲜血，手指林冲。“豹子头就反你这种恶贼！”林冲一跃而上，青龙剑送出两道寒光，高衙内两只耳朵掉在地上。

“哇！”高衙内手捂少了两只耳朵的脑袋大哭，拼命爬起，冲出楼外。林冲也不追赶，拖着倩娘之手，和卢俊义、燕青一同走出五岳楼。

“休要放走了反贼林冲！”大街上冲来大队人马，一下子把四人围堵在了大街之上。“娘子莫怕！”林冲左手紧紧拉着倩娘。“林兄弟，我与小乙哥杀开一条血路，你与小妹且跟将上来。”卢俊义大喝，与浪子燕青舞刀砍向宋兵。

“有劳卢哥哥！”林冲应一声，拖着倩娘紧随其后。卢俊义、燕青两人如下山猛虎，左冲右突，刀光剑影中硬是闯出一条血路。兵卒抵挡不住三位好汉的一轮猛冲，唯有避其锋芒，且战且退。

豹子头四人杀出重围，玉麒麟卢俊义冲锋在前，林冲守护在倩娘左右，小乙哥燕青殿后阻挡追兵。四人逃至昌盛街，前方一声锣响，拦路冲出一队人马。高衙内头裹白布，手执长剑，咬牙切齿大叫：“林冲反贼，看你往哪里逃！”林冲暗吃一惊，青龙剑横于胸前。后面追兵一齐拥上，又将四人困在十字街头。

“谁人拿下反贼林冲，本衙内赏黄金百两！”高衙内骑在高头大马上放声大叫。“看洒家的！”队伍中跃出青面兽杨志，挥起宝刀直取林冲。林冲抖擞精神，舞动青龙剑迎住杨志厮杀。两位好汉如双龙夺珠，尽出狠招，直斗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

兵勇高声喝彩，呐喊助威。高衙内见青面兽杨志一时半刻不能取胜，心中大怒，对霹雳火秦明大喝：“将军速与本衙内拿下小美人。”大将军秦明无奈，提起狼牙棒拍马向倩娘冲去。

玉麒麟卢俊义夺过一杆长枪，挺枪挡在秦明马前。霹雳火秦明举狼牙棒狠扫，卢俊义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对付之，在秦明马前马后飞跃回击，令秦明击其不着。霹雳火大怒，飞身跃下卷毛赤兔马，于平地上力斗卢俊义。

兵勇一声呐喊，冲上前要抢倩娘。好个浪子燕青，一把钢刀，力阻数百刀枪。“小美人要活的，莫伤了本衙内的小心肝！”高衙内拍马上前，对着宋兵大叫。

街后响起杂乱马蹄声，大队人马风驰电掣而来，高衙内回首，兴奋大叫：“爹爹，林冲造反，已被孩儿围困。”来者并非别人，正是高太尉高俅。

“恶贼休得猖狂，纳命来！”林冲平地跃起三丈高，跳过宋兵，青龙剑直刺高衙内。高衙内失声大叫：“救命……”寒光掠过，高衙内头颅滚落地上。

“儿啊……”高俅惨叫一声，跌下马来。马队冲上前，匆忙救起高俅。高俅咬牙切齿狂叫：“林冲，好个豹子头，痛煞老夫也！”

“在下愿杀林冲，为衙内复仇。”青面兽杨志单膝跪在高俅面前。“正是你这厮无用，放林冲杀